

通鑑紀事本末

五十二



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官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竒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四十九

林虎

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節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

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作患也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口米且往日租賦一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前除又昔在馬河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在巾不悅而罷威屬三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辛酉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漢書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

光華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怒意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與選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也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濟南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有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上諫即具於朝堂杖殺之  
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伯心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  
元文郁檢校民部尚書曷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  
逸右司郎盧楚等摠切切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  
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  
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等  
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虞  
世基以盜賊充斥請殄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  
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  
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  
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  
人數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  
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  
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  
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  
帥趙萬海眾數十萬自怕山寇高陽 冬十日  
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  
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  
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  
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  
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  
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右門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平天下之策鄆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武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幽州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眾皆歸實建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兩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

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  
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  
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  
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  
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  
不少久在闕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  
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  
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  
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  
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  
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  
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  
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  
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  
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  
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  
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  
為末或者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  
猶充物吏皆畏凜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  
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  
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

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摠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

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

建德自稱長樂王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

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

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二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五十四

三

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

守王仁恭自稱太守

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

洛倉破之讓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

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

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左翊衛蒲城

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

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

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



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經  
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  
以爲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

瑋發兵自稱西秦霸王

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衆據

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聞行  
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  
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  
都決沒因戲歎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  
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

四百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五十五

何祖

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  
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  
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  
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  
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灑  
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  
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甲子

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

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周武威鷹揚府  
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  
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果爲太子 驍果從

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

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異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蒲沉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曰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

學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  
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  
幸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  
劾桐客誇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  
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  
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  
關中人父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  
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  
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  
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  
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  
四百六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五十七

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  
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  
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  
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  
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  
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  
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  
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  
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  
從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  
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

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目是無復言者趙行樞  
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  
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  
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  
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  
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  
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  
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  
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  
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  
因享會盡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  
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  
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  
廄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  
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  
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  
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誼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  
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  
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  
和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  
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  
回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

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有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窻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

乘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而不能言人有來謁  
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又至城門德戡迎謁  
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謁帝曰百官悉在朝  
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  
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  
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  
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  
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  
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  
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  
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  
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  
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  
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  
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  
帝曰天子死自有灋何得加以鋒刃取鳩酒來文  
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  
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  
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  
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  
巨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

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勗梁公蕭銍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仍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亡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

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  
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  
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  
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  
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  
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  
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  
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  
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  
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  
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摠百揆以皇后  
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  
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  
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  
相國摠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  
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  
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  
視事其中伏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  
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  
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  
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  
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



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並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龍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仁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以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立德戡爲主

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孟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化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路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以及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其世之逼於物情，不獲口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帝凶問至長安，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乙酉，唐奉隋帝爲酈國公。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掩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

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議從者曰必  
及庸愚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後  
及盛修攻具以逼金城出勅於城外掘深溝以固  
守化及阻塹不得至下世勦於塹中為地道出  
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李密請降皇素  
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  
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  
皆降化及趣魏縣齊親糖秋八月隋江都太  
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  
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 宇文化

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  
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疆來立我  
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  
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  
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  
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  
此為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  
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  
於魏縣國號許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  
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文化及以珍貨誘

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實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

四月七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六十六

徐高

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覬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詔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所之身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

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主

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恂幽皇泰主於含涼

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為潞國公 乙巳王世

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

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唐平 東都

癸亥年十一月 七日校

###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

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

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

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

三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六十七 長安

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

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地陽劉弘基

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

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

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晉

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

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

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

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

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拜初

未然而文靜坐與李密浦首擊太原獄世民

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以  
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  
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  
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  
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  
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  
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  
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  
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  
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  
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  
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  
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  
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  
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  
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  
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  
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  
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  
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于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  
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

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曰浙曰  
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  
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  
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  
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  
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  
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  
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  
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  
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  
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  
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  
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  
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桀並起未知所附公若  
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  
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  
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  
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  
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  
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八而

乎主上猜忍尤忌諸子金才既死公不思繼通公  
爲之次矣淵心然之乃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  
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錄名應歌謠握五郡  
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  
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護前太子左  
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  
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  
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  
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  
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  
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

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其  
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  
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  
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怊怊思亂者益衆  
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  
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  
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  
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  
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  
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它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  
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



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夫報  
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  
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  
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  
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  
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  
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  
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紛威等乃  
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護  
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  
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  
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  
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  
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  
中稱有密狀淵曰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  
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  
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  
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  
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  
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驅騎入外郭北門出  
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恐開諸城門突  
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

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自  
死城中凶懼淵夜遣軍潛出城且則張旗鳴鼓自  
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  
而去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  
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  
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  
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  
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  
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  
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  
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主爲人我所  
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  
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  
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  
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  
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  
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  
太上皇立代婁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  
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  
適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西河郡不從淵命田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  
命太原令太原沮大有與之偕行曰吾聞

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爲之  
新集成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  
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賞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  
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  
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  
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  
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  
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  
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  
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

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  
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  
大有共掌幾密武士護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  
善爲太原張道原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暮爲司  
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  
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主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  
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  
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  
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  
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

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貫之不足為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

氏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誦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

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宋  
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  
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  
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  
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  
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  
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  
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  
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  
與兄汎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  
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  
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  
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  
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  
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  
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  
養威徐觀蚌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  
使温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  
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過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  
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矣天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以翼唯弟旦膺圖錄以寧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宥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

成分道夜追十一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月已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  
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  
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  
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  
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  
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  
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  
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  
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  
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  
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  
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  
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  
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  
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  
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  
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  
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  
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壬午淵引  
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還其丁壯使從軍關中  
軍士欲歸者以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誣以官太濫

淵曰隋氏吝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効之  
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丁丙戌淵入臨汾郡慰  
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  
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  
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  
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  
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  
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  
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  
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  
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  
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  
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  
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  
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  
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  
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度河見淵  
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  
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  
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詣劉弘基及  
左領軍長中 陳演壽金甌 光祿大夫 大柰將步



騎六千自潞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太平以任瓌  
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  
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  
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  
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  
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九  
月乙卯張綸旬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  
守鄭元璠元璠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  
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  
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  
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  
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  
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  
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  
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  
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  
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  
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  
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  
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  
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脩備以待代坐誦貝日月之心離沮則大事去矣

關中蜂起之時未有所屬不可不異也屈久

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軍河東

自引軍而西朝邑灃曹武功斬孝謨以蒲津中渾

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

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

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

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

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乾煬

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

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子志寧

四百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八十一 史祖

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

長春宮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

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

禮而用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

為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

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

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成潼關屯都尉

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

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

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

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以此則及禮示何李氏曰

君第通行也。一婦人易。潘厓當白。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皆聚徒衆。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藥城長令狐德柔爲記室德柔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立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蓋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

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勳。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北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北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已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遷長春宮壬申進屯西翊世民

至吏民及羣請之如流。民收其首後以備容  
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以將精兵而餘會世民  
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也  
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自  
帥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  
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  
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  
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  
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  
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  
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

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  
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  
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  
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亦  
犯乙亥世民自蓋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  
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  
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  
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  
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  
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以於春明門之  
西北諸軍比集二十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

入村落侵暴

仁至城

諭衛文等以欲

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圍城甲午淵遷館於

安興坊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

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

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

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

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

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

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

也淵還合於長樂宮與民約灑十二條悉除隋苛

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四百六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八十三

王世

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

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

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

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

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

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

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壬戌李淵備灑駕迎

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

尊煬帝爲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

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

丞相進封唐王德和爲丞相府政教稱令

於虔化門相尋 王榆林 彙武平涼 又定諸郡

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

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

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

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

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

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

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

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

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

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

四百六十一 道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六一 三十一

為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

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世民

破薛仁果於扶風 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

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

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

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

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

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

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

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合力苦戰顯和敗走盡

俘其眾通越 說通 通泣曰 口歷事兩

顯其厚命

禮而禮

夫知吾不為也

每自序

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勞勉以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珍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

四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八十五

何相

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戲欲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下之

乙酉四 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未朔隋文帝詔唐

劍履上殿贊拜一名唐宰相克長安上書諭諸郡

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

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

百數 二月己卯唐主遣太常卿鄭元璠將兵

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

陸及荆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

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

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戊辰隋恭

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摠百揆唐

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

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

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

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

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名因其時

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

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心帝有知必不肯為若

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

之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

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

人失道不能救 秋忘哀平 五月戊午隋恭帝

禪位于唐遜帝 甲子 唐王即皇帝位于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八十六 何祖



魏遣刑部尚書  
吉景  
南郊大  
改元罷都

置州以太守為  
不史推五  
為土德巴  
尚黃

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  
為刑

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

劉文靜為納言司錄賞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

尚書參掌選事孫殷開山為吏部侍郎屬趙慈景

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主  
叔達博

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

參軍裴晞為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

史令禮部尚書賈璿為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為

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  
之

從子懷恩舅丁也上待裴寂甚厚  
臣無與為比

旨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曰  
賜寂

視朝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  
言無不從稱

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  
莫不關

瑀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

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  
上責其遲

瑀對曰人業之世內史宜敕或前後相違  
有司不

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

事以二三業經始  
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

臣每受一敕必  
始敢言行稽

緩之極實由  
心如是

心外神四親廟  
身皇山祖瀛州君二宣簡

宗室晉祖司空  
懿天皇景宗曰宗皇帝廟號

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

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紀言曰穆皇

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之神以景帝配

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一建成為皇太

子趙公世民為秦主齊公元吉世齊主宗室黃瓜

公白駒為平原主蜀公孝基為永安主柱國道玄

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鄂公世浦為永

康王安吉公神行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

上柱國博義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

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表慈為子道

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為鄴國公諡曰近

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矣興之之效

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行司量才

選用 丁酉萬年縣瀘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

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三陽志近響應

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

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

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鶡鷄

者此乃少年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

則盜聲近公事 問文語標立百餘襲以

元斌衣擬五月

五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

子孫灑也凡如

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

不身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

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

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

膏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

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

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

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

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

四百七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八十九

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

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

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

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

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

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

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

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

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

國家未嘗不歎

自將士曰吾昔事皇上於藩邸

今... 諸君... 天命古屬自... 諸君... 城池甚固... 君素性嚴... 君素左右... 君素以... 傳首京師

年秋八月丁酉... 恭帝無後... 行...

卷之五十五



